



薩巴哈京·阿里著
嘉然譯

新文藝出版社
北京鋼鐵工業學校

瀝青路

薩巴哈京·阿里

瀝青路

磊 然 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2 •

短篇小說

泥 青 路

АСФАЛЬТОВАЯ ДОРОГА

原 著 者 САБАХАТТИН АЛИ

翻 譯 者 孟 然

《本書根據其理報社（莫斯科）1950年俄文譯本譯出》

有 限 公 司

1952年2月第一版上卷印0001—5000冊

書號 (301) [VII : 2] 定價 洋 3,6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（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）

光華印刷廠承印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目次

遼青路（鄉村教師手記）·····	一
牛 車·····	二六
演 講·····	二四
出生證明書·····	三〇
出租的房屋·····	三七
真誠的朋友·····	四四
阿依藍·····	五五
幸福的小狗·····	六六
關於作者（高爾德列夫斯基）·····	七五

瀝青路

——鄉村教師手記

從車站開往縣中心區的卡車，經過兩小時的顛簸，在拐彎往村子裏去的地方停下，我就是被派到這個村子來做教師的。等汽車開走了，我把自己的皮包放在地上，在一塊滿生野草的石頭上坐下來休息一會。我的頭腦裏哄哄地響着。我當時的情形連兩步都走不動了。

世界上的路恐怕不會有一條比我們剛纔所走的那一條更壞的。卡車的車廂裏散發着和塵土混在一塊的汗味，我們被那樣顛簸着、互相碰撞着，所以我們完全弄得頭昏腦脹了。汽車減低了速度，在道路上的凹窪上跳動着，似乎眼看着就要翻到斜坡下面去。我被顛簸得眼睛裏發黑，而且失去了考慮任何事情的能力。

司機向我指點了我應該在裏面開始教書的那個村子。到那裏還要步行半小時；從這邊望過去，它好像是一堆灰色的土磚。村莊邊上那些枝幹勻稱的灰色白楊一定可以使人涼爽，也許，那邊就有一條小河。

我在石頭上坐了將近一個鐘頭，可是等我站起來的時候，我仍舊還搖擺着。我拾起皮包往村子裏去。

我本身是一個農民，並且對於我們的農民弟兄們非常熟悉。這裏的一切我都覺得很熟悉，所以我確信我的工作可以很好地進行。

天色漸漸晚了。周圍的一切都被紫紅色落日的光輝照耀着。草原上的野草，像一片紅海似的閃耀着，波動着，我的又長又大的影子在乾燥的草原野草上滑過去，從草叢裏不時有蚱蜢跳出來。在我走近村子近郊的時候，有一陣燒乾牛糞的氣味撲到我的鼻子裏。

不遠的地方，有幾個赤腳的孩子站在一隻露天的爐灶旁邊，好像着了魔似的看着放薄餅的鐵板。牛羣還沒有找着家，在街上漫步。牠們用尾巴敲打着自己的兩脇，常

常呼呼地叫着。

愈來愈強烈的施了肥的土地的氣味，漸漸地撲到我的鼻子裏。農民——是勞動者，而這種氣味——是他們血汗的氣味。沒有任何其他氣味能使我這樣激動，能勾起我心裏這樣多的回憶。

咖啡館前面坐着幾個老人。他們並不從坐位上站起來，祇是留神地注視着我。我走近了，跟他們並排坐下來，報了自己的姓名。他們中間的一個原來是村長。他告訴我，村子裏的那位教師已經走了六個月了，從那時起，學校就一直關閉着。

「等全部打穀的工作做完了，孩子們才能進學校。你先休息個十天八天吧。」他結束的時候說。

召集孩子們，搞好課業，這倒並不難：農民們立刻就懂得用他們的語言跟他們說話的人，所以我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不滿的地方。使我非常不安的是另外一件工作：這件工作我已經做了幾個月了。我來的時候走的那條路，幾乎把我的性命送掉，它是

全縣真正的災患。你不論是要把你的收穫物運回來或是駕着車子去運什麼東西，你就一定要在這條路上搬運；因為沒有別的路。然而，要稱它是一條路，卻需要豐富的想像力。最糟糕的是，縣中心和離它六十公里那個最近的火車站之間，正是靠這條村路來聯系的。

我用我們本村和鄰近幾個村莊的名義寫信到縣裏去，極力證明築路的必要。我列舉許許多多的證明，說明這條新路對於農民將要有怎樣難以估計的貢獻。

我知道做官的人不喜歡看冗長的請求書，所以我把每一條理由都用一封單獨的信來陳述，而每一封信都從另外一個村子裏發出去。我以為，這樣一來，這些信就會全部被閱讀了。

在我進城的幾天當中，教育處長和我見面的時候態度相當異樣。他彷彿被什麼事激怒着，但是又不願意顯出他是在生氣，所以用嘲笑的口吻和我談話。「這是爲了什麼呢？」我心裏想。將要談完的時候，他好像隨便提起似地說道：

「如果您可以幹旁的工作，可見您的學生很少。」

「我的學生並不少，不過我所做的事情難道不是我的責任嗎？」

他向我投了嘲笑的一瞥，什麼也沒有回答。後來我在咖啡店的同伴們那裏打聽出來，處長是爲了什麼不滿意我。

我把法律讀給農民們聽，向他們解釋。於是就有一個農民向稅局投了一個請求書。過了些時候，他去要求答覆，人家對他說：

「算了吧！你要什麼樣的答覆呢？」

但是他堅持着說：

「最後總要給我一個明白的答覆——這是你們的義務。法律上有的！」

於是他們就開始追究，等調查明白，關於法律的話他是從我這裏聽去的，他們就到教育處去訴苦。

但是給我招麻煩摺得特別多的是因爲築路一事的奔走。

我們村子裏有一個富有資產的人——富農留斯杰姆。他在城裏有一個修理牛車和彈簧荷車的作場。有一次我聽說，他要到各個寫請求書的村子裏來責罵我。老實

說，這對我倒並不十分意外。但是，不管怎樣，暫時我們的事情還是毫無眉目。有時我想把這件事扔開不管了，因為公共事業局的官老爺們公然地譏笑我。但是每到傍晚，我看見，貨車在怎樣可憐的情況下從車站回來，馬匹是怎樣地筋疲力盡，我的心就充滿了苦痛，我自己對自己說：「親愛的，已經開始的事不要半途而廢。這不像你做的事！」

可是這樣的工作做起來並不那麼簡單。在縣政府裏，沒有一個處，沒有一位官那裏是我們的呈請書所沒有遞到過的。

農民們驚奇於我的百折不撓的精神。他們對於事情順利的結局已經失去了希望。

事情仍舊沒有進展。看起來，路大概根本不會築了。農民們——連他們也不幫我的忙。這些死氣沉沉的人……但是也許他們是做人很聰明，他們不願意白費氣力……

無論是什麼樣的答覆，只要能得到一個總是好的，否則他們也不說一聲「是」，也不說一聲「不」——一點聲音也沒有。我們的控訴好像落在無底洞裏。

每天傍晚我爬到村子附近的一座小山上，眺望在遠方蜿蜒着的多塵的道路。有時現出一輛被灰塵遮成白色的汽車，載着一籃籃和一捆捆的貨物。汽車常常跌到溝裏，又好不容易地爬出來，慢慢地開動着，好像一個陷在泥塘裏的人，彷彿它馬上就要傾覆，或是裂成兩半了。汽車——技術的最新成就之一——和最老式的村道的這種鬭爭產生着那樣令人抑鬱的印象，使人不禁要閉上眼睛，只是爲了免得看見這一幅可怕的情景。我常常被一種希望控制着，我希望即使能修好五六公尺的路也好，只是爲了完成自己的一份工作。

突然事情從膠着的狀態中移動了。前幾天有一位顯要人物到我們城裏來。不管他的汽車是多麼好，我們的村道仍舊讓它嘗到了厲害。在和縣長的談話中，客人講到了這種情形。縣長迅速地起了反響說：

「這條路是我們最重要問題中的一個。我們今年就打算把它築成功。目前在準備預算。我們甚至還打算用瀝青鋪路……如果我們有了瀝青路，那就可以希望您常常光臨我們的城了吧？」

「當然要來的，」顯官回答說。

關於瀝青路的問題就這樣決定了。我以為我是在做夢：縣長竟講起了預算！那就是說，他們對這件事並沒有像我所猜測的那樣漠不關心，他們不過是不多說話不加鋪張地服務人民。

然而這一次的事情並不是沒有鋪張。像餐館菜單那樣大小的當地週報，有一半篇幅是獻給新公路的。

我在村子裏的威信彷彿是提高了。我們農民們的一舉一動可以做很好的晴雨表。

但是我總覺得，現在還沒有築瀝青公路的必要。因為這樣的花費要貴上三四倍，而這筆錢是可以支出在別種需要上的。在這裏，一條普通的公路就足以應付了。不

過，也許還有着其他更有意義的考慮？也許，一切都想按照最新的技術去做？顯然，這樣的問題是超出我的理解力。好吧，祇要能把路築起來，哪怕他們在那裏鋪地氈都行！

縣長到安哥拉去了。工程師們測量之後，說築路的費用需要五十萬里拉●，然而縣裏的預算卻總共只有三十五萬里拉。去求銀行，銀行不肯給錢，說要有財政部的擔保，而財政部卻要得到議會的批准。總之，祇是個一團糟！所以縣長去把這一切問題解決一下。這可憐的傢伙，關於築這條路的事，他可給自己找到了個好差使！

我在當地的報紙上讀到，縣長在縣政府的會議上發表了一篇演說。這篇演說是高度辯才的典範。縣長說到：那一位顯官向他指示了築路的必需性，他是怎樣熱心地來着手築路的工作，同時也提到那位客人答應等公路築好了，要到我們城裏來的諾言。果然，我們的領導者是一切都看到的，並且用自己的指示去督促那些玩忽職務的人們。

然而，縣長卻沒有提到居民的許許多多的請願書，也沒有說起這條路對於農民會有怎樣的益處。顯然，他認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
不管它怎樣，只要它對事情的結局能有最微小的影響，我就是幸福的！

築路的事已經開始辦理：銀行貸金已經領到了。我不知道這筆貸款要在幾年內償清，但是爲了確保付款起見，把撥付給醫院的款子已經稍微減縮了，而且明年還應該減少教師的人數。我從來沒有想到會弄到這種地步。然而，詳細的情形目前還一點都不知道。也許，着急還嫌早。不過如果是這樣需要錢的話，那末除掉減縮教師人數之外，還有許多節省的辦法，比方說，可以放棄造新的縣長府邸……

築路的工作以全速進行着。

輾壓機像螞蟻似的前後爬着，穿着鮮豔的衣服來築路的農民前前後後地走着。人們從日出工作到日落，他們就睡在搭在路旁的篷帳裏。多數的農民都是露宿，因爲包工頭送來的篷帳，數目不够用。我們的村子裏也有許多人來築路，爲了可以掙十個

庇阿斯脫●來付稅。監工那樣地驅使着他們，使他們僅僅能偷幾分鐘的空去吃一點東西，等夜晚回家的時候連一點氣力都沒有了。

我們的農民們起初對築公路的事抱着冷淡的態度，可是等路上鋪好了碎石屑，開始澆瀝青的時候，他們都被好奇心控制住了。雖然，他們在懷疑，在這種先在一隻極大的鍋子熬糞，然後倒在地上的黑色液汁上，是不是能够走，甚至於還可以有車子走過。有田地，在公路區域裏的農民們，傍晚做完了田裏的工作回來，蹲在路旁的溝裏，燃起自己的劣質煙捲，瞧着輾壓機怎樣在路上前前後後地開動着，一面跟熟識的工人們談論按天支付的工資。

建築完成了。過幾天就要舉行隆重的通路典禮。如果爬到村子旁邊的小山上，就可以看見這條公路蜿蜒着，發着光，像一條黑蛇。據說，公路的兩旁應該植樹。這果

然好得很！當我想到全縣的農民都可以駕着車子在這條路上走，並且可以很容易地達到車站時，我簡直高興得要雀躍了。

大家紛紛傳說着這條路有毛病。據說，包工頭在這件建築上大大地發了一筆財。不過這當然只是流言。我驚奇怎麼看到這般美好的情景，人們的頭腦裏還會想到這樣卑鄙的思想！

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。在進城的地方築了一座拱門。所有的官員都穿着禮服來到。預算處處長來的時候甚至還穿了淺褐色的橡皮布大衣，戴着大禮帽；他的身材矮小，所以站在大家的前面。我也穿着熨得很平貼的衣服來了。儘管教育處長一向對我不滿，但是假使我一天不到學校，那又有什麼大了不起呢？因為不管怎樣說法，這條路也是我的成績呀！

當地的居民和農民們遠遠地望着進行的一切，我走近了跟他們攀談起來。我高興得準備把他們大家都狂吻一陣。等我回到原來的地方，我想起來要叫農民們走近

些。我招招手叫他們過來。因為這條路——首先是他們的手做出來的工作。有幾個人要朝拱門那邊走，可是憲兵們不讓他們過去。我沉默了一會，但是我馬上變得不高興起來。

縣長作了一篇長長的演說。他的嗓音很低，所以我沒有全部聽清楚。傳到我耳鼓裏的祇有幾個個別的字眼：「共和國……福利設備……我們的領袖們……一切爲人民……」

還有幾個人也發表了短短的演說。後來剪斷了緞帶，就有幾輛汽車，由縣長的汽車在前面，在道路上風馳電掣地開過去。官員們跟在他們後面，好像要叫自己的腳習慣於瀝青似的，也走了幾步。農民們也許是出於膽怯，也許是擔心怕受責備，所以他們沒有下決心踏在瀝青路上，祇在路兩旁走着，睜着大眼睛注視着滋潤發光的路面上的瀝青和汽車輪胎的新痕跡。

不管怎樣，我卻像一個勝利者回到了村子裏。